

世界中国学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潘玮琳

2023年11月24日,习近平主席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指出,希望各国专家学者当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秉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底蕴。中国学,积淀着深厚的学术传统,充满了新时代的勃勃生机。正如阿拉伯谚语所言,“求知,哪怕远在中国。”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与认知,使中国学应运而生。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踏上发现东方之旅,以一部游记激发欧洲对中国的集体想象,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的滥觞。其后,从1582年利玛窦旅居中国,到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置汉学教席,两百余年间,世界对中国研究热度不减,形成以中华文明研究为主的汉学研究范式。20世纪中叶后,汉学逐渐被中国置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展开研究的中国学超越。2004年,在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世界中国学的概念被正式提出,这一以中外互鉴为核心内涵的新研究范式,致力于解答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这样的全局性问题。

被中国认可的感动

如何理解世界中国学?在加拿大历史学家卜正民看来,世界中国学的“世界”二字强调克服文化间的交流障碍,倡导通过增强彼此认知来弥合国与国、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认知鸿沟,因而区别于“汉学”和“中国学”。

卜正民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荣誉退休教授,他以全球史眼光研究中国明代历史,享誉学界。他提出并坚持“将中国视为世界一员去认识”,认为“世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这一研究路径得到广泛赞同。在2023年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上,卜正民与韩国延世大学荣誉教授白永瑞、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卓越院士马凯硕一起被授予中国学贡献奖。

自2010年设立,中国学贡献奖每两年颁发一次,是中国学术界为终身从事中国研究和长期致力于中外人文交流的海外学者授予的最高荣誉。迄今为止,获得这一奖项的25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可谓世界中国学这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蓬勃发展的缩影,他们的个人经历也与20世纪的风云变幻相互交织。因为工作原因,我与其中一些学者有过交往,每每令我生出触摸历史的激动之感。

我至今记得与首届中国学贡献奖得主、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教授为沟通其获奖事宜而进行的初次通信。谢和耐青年时代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二战后开始研究中国,成为20世纪下半叶法国汉学复兴的关键学者。可想而知,当我看到时年89岁的谢先生用

中文回复电子邮件并称我为“秘书大姐”时,我是如何的既惊喜又好笑。后来,我从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处得知,谢先生在收到我的邮件后,决定必须用中文回复以示郑重,但苦于电脑上没有安装中文输入法,于是,另一位法国汉学家汪德迈教授专程坐火车给他送去自己的电脑。两位白发苍苍的汉学大师在法国小镇的一家咖啡馆里,一起琢磨着发出了这封邮件。

“在中国被认可为一个真诚致力于向西方解释中国的人,令我深受感动。”马凯硕在获奖感言中引用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教授的这句话。因为日程冲突,马凯硕无法亲自到场领奖,在2023年10月来沪出差时专程到访上海社科院,并录制了感言视频。他说:“我的好友傅高义教授也曾得过这个奖,这让我感到特别高兴。”

2013年,傅高义同样因时间原因未能出席颁奖仪式,发来获奖感言的录音。在2020年去世前,他保持着每日笔耕的工作习惯,案头留下未完成的个人回忆录仿佛是与同行们进行一场从未终止的对话,正如他在感言录音中最后说道,与中国学者一起研究中国的改变——“不亦乐乎!再见啦!”

“内外之间”的新解

2018年中国学贡献奖得主、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史景迁有感于利玛窦的中国经历,翻遍他的书信手稿,写成《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一书。史景迁在书中记述,1585年利玛窦觉悟要想真正进入中国人的世界,便不能保持局外旁观者的身份。于是,他学习当地语言和礼俗民情,并与中国文士合作编纂词典、翻译儒家经典,从而拉开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的序幕。

在此次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上,卜正民也多次提及“内与外”的思考。1975年,他到复旦大学留学时,未曾想到自己将在中国学领域耕耘半个世纪,更无法想象会获得这份代表这一领域最高荣誉的终身成就奖。“一个基本事实:我不是中国人……我永远无法像中国人那样完全理解中国。”这是他与利玛窦共有的一种焦虑,而改变则来自与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的一次对话:朱维铮把中国比喻成一个房间,中国历史学家坐在房间里研究,海外学者在房间外研究,“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如醍醐灌顶般,卜正民就此找到研究的方向与定位。

“中国学研究者整个职业生涯都要面对‘外国人视角’的挑战。”卜正民的同代人、美国中国学家柯文也曾这样说。文化塑造了群体的自我表达和行为方式,也可能造成不同群体之间的距离,由此产生刻板印象、矮化或神化对方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以西方标准去决定哪些中国故事具有价

值的研究方法已逐渐动摇,年轻的柯文决心“深入中国,像中国人自己亲历历史一样……而不是关心西方人认为富有价值、自然而然,或符合常规的事物。”他把这种研究视角称为“中国中心观”。这一说法随着他的论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的出版而风靡中外学界。

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今天,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变化为“内外之间”提供新的答案。柯文在2022年出版的回忆录《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中写道,外国人视角“有助于分析(中国)故事在人类广泛经历中的普遍意义,一旦至此,文化特殊性就不再那么重要”。他的这一想法与卜正民秉持的“将中国视为世界一员去认识”不谋而合。无论是以“外国人视角”深入中国,还是从全人类高度思考中国,这种思想嬗变正是中国学的世界性日益彰显的表现。

“一种回家的感觉”

史景迁曾在获奖感言中说:“60多年前,我开始对中国着迷,从此再也无法说服自己去追求别的事情。”他撰写的《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一书,以个人传记的形式,描绘了17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以知识传播为媒介参与中国历史变革的外国专家群像。最终,史景迁发现,他们的故事讲述的是中国如何改变了他们,而不是他们如何改变了中国。

这令人想到2015年中国学贡献奖得主、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裴宜理的故事。裴宜理1948年出生于上海,在日本长大后又赴美求学。她进入东亚研究领域后没有选择当时在美国更热门的日文学,而是被中国问题强烈吸引。1979年,裴宜理成为首批前往新中国访学的美国学者之一。1986年至1987年,她应父亲昔日的学生、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张仲礼之邀,以该院学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完成的上海工人访谈录和丰富档案为资料,围绕20世纪上半叶的工人运动展开研究。裴宜理的研究视角、分析方法和结论,受到中国学界的肯定,在张仲礼看来,“接触不同的观点,正是国际学术交流的主要目的”,她不禁感叹研究中国是“一种回家的感觉”。

不同国家与文明如果能够互相尊重彼此积累至今的思想和生活经验,就能“从自己所身处的生活现场出发”,最终迈向文明的新境界。回顾研究生涯,白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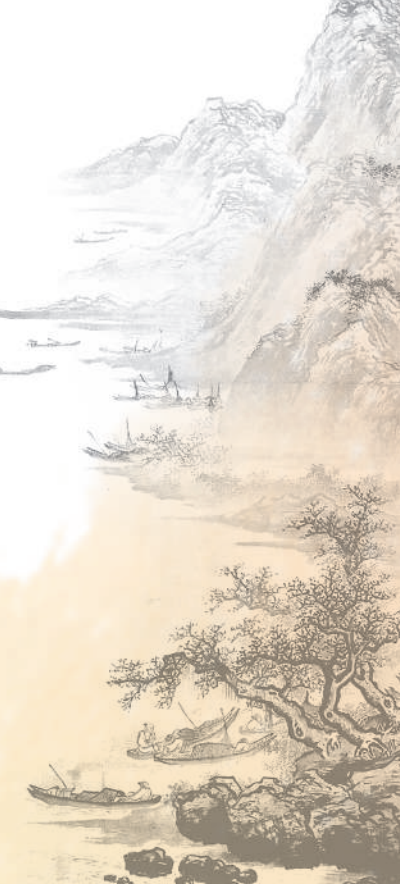
前世今生。

作为一部传世经典,“第一对开本”的印刷质量不甚精良,甚至不乏错漏,刊印原因仅仅是莎士比亚的朋友们希望将其作品资料集成册。这部书的魅力源于莎士比亚,而莎士比亚的魅力源于人的思想进步。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物。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地理大发现带来科学知识的全面推进,社会形态变化迅速,跨国贸易与日俱增。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改变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人文主义思潮在英国的影响力日益上升,关于理性与道德等话题的讨论大量出现。赫兹的爱情、安东尼奥的友谊、罗瑟琳的生活、亨利五世的理想……人们在阅读中发现,“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是如此完整,以至于看起来比有血有肉的人还要生动。”哲学家认为,“莎士比亚一定是哲学家的笔名;在水手眼中,莎士比亚一定曾是个水手……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认

瑞谈到20世纪70年代初,他希望通过借鉴中国经验来思考韩国现实,因此投入中国现代史研究,至今仍在思考“东亚共生社会之路”。一如美国历史学家列文森所言:“在中国历史中有很大的开放空间,有希望能从中找到漫长的回家之路。”在中国历史的变化中寻找理解人类共同处境的方法,可以帮助其他文化和背景的人找到安顿思想和心灵之处。

今日之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故事日益受到世界关注。从全球视野观照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将为回答“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历史之问提供启迪。从汉学到世界中国学,这条路已经走了数百年,一代又一代中外学者通过文明对话,帮助人类寻找通往共同家园的路径。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为,莎士比亚发明了“我们作为人类理解自己的方式”。

19世纪,莎士比亚戏剧成为“世界的文学”,逐渐传入中国。从林则徐组织通事摘译史料编辑《四洲志》介绍“沙士比阿”“工诗文,富著述”,到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首次采用“莎士比亚”的译法并沿用至今;从田汉第一次用白话文完整翻译莎翁作品《哈姆雷特》(现译名为《哈姆雷特》),到梁实秋、朱生豪等翻译家笔耕不辍地译介经典,中国文学与戏剧界对莎翁剧作的翻译和再创作绵延至今,各种版本与形式的莎翁戏剧登上中国舞台,例如根据《麦克白》改编的川剧《麦克白夫人》、豫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由《哈姆雷特》改编的电影《夜宴》等,反映出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引发的理解与共鸣。

1592年,《亨利六世》在泰晤士河南岸的玫瑰剧院上演并大获成功,令莎士比亚戏剧在伦敦名噪一时。历经400余年挖掘阐释和推陈出新,莎士比亚戏剧在世界各地持续上演,络绎不绝的游人来到他的出生地参观寻访。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说,“第一对开本”成功地将魅力与声望的星尘洒落在一系列传世剧作之上,从此,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时代”。

庄园如同俄罗斯文化的曼妙符号,在普希金诗歌、屠格涅夫小说、列维坦油画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歌剧中时常浮现。2023年12月13日,一场名为“艺术家书写艺术家”的展览在俄罗斯阿布拉姆采沃庄园开幕,一系列艺术家创作的肖像描摹出彼此眼中的同行形象。艺术家间惺惺相惜,见证创作过程,激发创作灵感,不仅是展览的主题,也是这座文艺庄园的主题。在俄罗斯灿烂的庄园名录中,很少有哪座庄园像阿布拉姆采沃一样,能够在一个时期内聚集众多文化艺术名家,开展民族艺术创新实践。

“这里有我们需要的一切”

莫斯科东北方约60公里,沃利娅河流水潺潺,19世纪的艺术源泉涌动至今。岸边,穿过蓊郁的桦树林,几座古朴的木质建筑点缀旷野。1843年,准备购置庄园的作家谢尔盖·阿克萨科夫第一次来到这里,一见倾心。他将这幽静之地称为“人间天堂”,用诗意的语言勾勒其自然天成的芳姿:“在这里,终于,命运回应了我们所有的耐心;我们终于找到了符合口味且恰到好处的庄园。山在湍急的河流之上,村庄被茂密的绿树林遮住了眼睛……”“这里有我们需要的一切。”他在给儿子的信里确定地说。

造物者之无尽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创作灵感源于自然馈赠,阿克萨科夫的《渔猎笔记》《奥伦堡省一个猎人的枪猎笔记》《一朵小红花》等皆肇于此。庄园也是他与作家果戈理友情的见证。果戈理留居期间,经常向阿克萨科夫一家朗读最新的创作摘录。他黎明即起,在树林里采摘牛肝菌,将他插在靠近阿克萨科夫必经的小径上,表达对庄园主人的尊重和喜爱。

风景如画,也入画。在阿布拉姆采沃沃风的滋养下,灵感的光临自然而然。19世纪下半叶,米哈伊尔·涅斯捷罗夫偶然在这里发现了乐趣:“有一天,我站在阿布拉姆采沃庄园露台时发现了俄罗斯特有的秋景,左边有小山,下面有小河,远处有玫瑰色的秋林,轻烟,近处有孔雀石色的菜园,右边有金色树林。”后来,这些景色成为其代表作《青年巴塞洛缪的愿景》中的背景。为构思画作而徘徊良久的维克多·瓦斯涅佐夫在这里遇到一位乡村妇女,她“眼中充满了俄罗斯式的忧伤”,而这正是他创作《阿廖努什卡》所需要的。

通往庄园的林间小径上,叶莲娜·波列诺娃的《林地》、瓦斯涅佐夫《盛开的草地》等一幅幅风景画频频闪现。这些作品都取景于此,如今与庄园相互辉映。

“到处都是艺术家的家庭,艺术家的朋友”

步入庄园主楼,瓦伦丁·谢罗夫创作的《少女与桃子》吸引众多参观者“打卡”留念。作为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的代表作,此画原作收藏于特列季亚科夫画廊,陈列于此的复制品将人们带入19世纪下半叶的庄园生活。画中女孩的父亲是俄罗斯著名实业家、艺术赞助人萨瓦·马蒙托夫。他是继阿克萨科夫之后,另一位对庄园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主人。

1870年,马蒙托夫从阿克萨科夫家族手中购入这座庄园。青少年时期的经历让这位实业家对艺术怀抱虔诚热爱,也积累了深厚造诣:在米兰学歌唱,在罗马学绘画,参与过奥斯特洛夫斯基导演的戏剧,自己创作剧本……由于对艺术痴迷,阿布拉姆采沃在阿克萨科夫时期逐渐形成的文艺氛围吸引了他。他寻觅的不仅是一座庄园,还是艺术的“理想国”,他要发扬以传统民间艺术为基础的“真正的俄罗斯风格”。

在马蒙托夫手中重焕生机的阿布拉姆采沃很快吸引大批艺术家慕名而来。伊利亚·列宾、米哈伊尔·弗鲁贝尔、谢罗夫、涅斯捷罗夫、瓦斯涅佐夫、波列诺夫……这些俄罗斯艺术史上的耀眼群星成为庄园的座上宾。一时间,沃利娅河灿若星河。

犹如一间巨大的艺术实验室,艺术家们挥洒创意,将美学理想变为现实。涅斯捷罗夫在给妹妹的信中说:“每个人都在画画,玩耍和歌唱。到处都是艺术家的家庭,艺术家的朋友……”浓厚的艺术氛围让列宾将阿布拉姆采沃视作“世界上最好的庄园”,庄园内的马蒙托夫肖像便出自他手。谢罗夫的《少女与桃子》、瓦斯涅佐夫的《阿廖努什卡》等俄罗斯名画皆创作于此。因对民族艺术的共同兴趣,以庄园为中心,一个艺术家群体迅速形成,这就是著名的马蒙托夫艺术小组。小组成员从俄罗斯民间艺术中汲取灵感,大胆探索俄罗斯艺术民族化的创作方向和路径。正如弗鲁贝尔来到这后所说:“我能听到

阿布拉姆采沃庄园的文化风景

荣翌

一直想在自己作品中捕捉到的那种亲密的民族之声。”阿布拉姆采沃庄园响起的民族之声,成为俄罗斯新艺术运动的前奏。

“人们的眼睛应该随处都可以看到美”

在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大厅,俄罗斯风情的彩色瓷砖装饰着墙壁,其中一些正是19世纪时从阿布拉姆采沃运来的。马蒙托夫致力于复兴传统民间手工艺,在庄园组建了陶瓷、木雕等手工工坊,并将这些手工艺品运往莫斯科销售。他相信,“人们的眼睛应该随处都可以看到美,包括在街道上和火车站。”

在庄园的工坊里,艺术家们学习古老的民间技艺,将其融入绘画。附近工匠在这里接受免费艺术教育,与艺术家们打磨设计。这些手工艺品将俄罗斯民间图案与欧洲新艺术风格相结合,在莫斯科迅速扩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中广受欢迎。音乐、绘画、建筑、手工艺等不同艺术门类融合,传统民间风格与现代艺术风格碰撞,工艺保护与商业开发结合,艺术家群体与民间匠人互动,共同建构出这场艺术的联袂。

“随处皆美”的理念在阿布拉姆采沃得到充分体现:瓦斯涅佐夫设计的木质凉亭、弗鲁贝尔参与制作的陶瓷长凳、庄园工坊出产的木雕家具……创作融入日常空间,艺术成为生活方式。工作之余,庄园还组织业余歌剧演出。瓦斯涅佐夫和弗鲁贝尔设计舞美布景,波列诺娃制作演出服装,女演员叶尔莫洛娃登台亮相,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一展歌喉……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回忆道,整座庄园变成一个工作室,到处可见为艺术奔忙的演员、画家和音乐家。

正如《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所言,庄园“不仅仅是一份资产,一种经济体系或者祖先的家园”,更是“文明的据点”。在俄罗斯广袤的乡村土地上,庄园是寄托民族文化乡愁的一方水土。如今,阿布拉姆采沃庄园已成为国家历史、艺术与文学博物馆保护区,拥有包括绘画、雕塑、民间艺术品等在内的各类收藏2.5万余件。漫步庄园,一座小教堂静立于葱茏之间,它由列宾、波列诺夫、瓦斯涅佐夫、弗鲁贝尔等艺术大师和马蒙托夫共同设计建造,正如庄园本身,也是一件杰出的集体艺术作品。对美的追求令人们彼此凝聚,激励一代代艺术爱好者不断突破创新。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rmbgj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

“第一对开本”走过400年

冯家原

旅人心语

1623年11月的一个冬夜,英国出版商威廉·贾佳德关上了伦敦印厂的大门。未来几天,他最著名的印刷品《威廉·莎士比亚先生的喜剧、历史剧和悲剧》即将问世,这是被后世称为“第一对开本”的莎士比亚首部戏剧全集,也是英国出版的第一部以戏剧为主题的开本。彼时,一代文豪莎士比亚已经离世7年。

这部900多页的大书重量超过2公斤,共印制750册,目前存世不足1/3,保存完好的仅有40多册。在出版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它寂寂无闻,却在19世纪被奉为经典,一度身价飞涨。莎士比亚传世的戏剧作品共有37部,被收录书中的就有36部,其中18部在此之前从未出现,包括《麦克白》《暴风雨》《第十

二夜》等名作。莎士比亚并无手稿留存于世,有学者据此认为,这部书是莎士比亚声誉鹊起的基石,如果没有它,莎翁近半数戏剧作品将会失传。

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第一对开本”成为传奇。此后,它的身影出现在柯南·道尔创作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中,也存在于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散文里。对于莎士比亚研究者而言,“第一对开本”是绕不开的研究对象,一代又一代学者投身其中,令这部书成为世界上被研究次数最多的书籍之一。

2023年是“第一对开本”问世400周年,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新西兰等国举行了相关纪念活动。笔者看到,在伦敦莎士比亚环球剧院里,“第一对开本”的透明展示柜前总是挤满“莎翁迷”;在莎士比亚故居斯特拉福德,“第一对开本”400周年主题展览不仅展示了这部书,还通过视频介绍了其印刷过程和历史变迁,帮助参观者了解此书的